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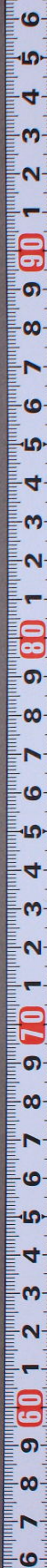


列聖御製
五

純祖朝

共十卷

^ 16
2312
27



和
2312
卷40-27

列聖御製目錄

卷之八十四

純宗大王文

卷之八十五

純宗大王文





列聖御製卷之八十四

純宗大王

文

諭領議政李秉模

癸亥

嗚呼昔予小子之侍 寧考也朝夕承 誨若曰
 保世臣靖世道即予苦心在汝後人以予心為心
 大哉 聖人之訓豈敢斯須忘也噫卿 寧考之
 簡畀而倚重也故卿之始拜相也 聖諭有曰事
 予二十年餘未始見枉已而循物未曾聞刑方而
 合罔以 寧考則哲之明褒誨於卿如此則卿之

平生可推而斷今之北面於 寧考之廷者孰敢
曰不聞而不知乎矧茲重卜斷自 慈衷予小子
竊幸元輔之得人艱虞之弘濟不意放單纒下儉
人闖發公肆污蟻之言顯售蟠竦之計世道之變
寧有大於此者乎予小子雖無漢昭之明猶足以
知卿無罪卿胡不少俟予一言而遽為此遯荒之
舉也有罪無罪惟小子在卿無曰予冲年而徒畏
如簧之口即日旋駕出而輔予使頽綱復整民志
歸一即 寧考保世臣靖世道之遺意而亦為卿
追先報今之大義理也予不多誥卿其諒悉毋孤

予懸望

諭領府事李秉模 甲子

承宣召還之後更擬敦諭此際左相筵奏儘道予
欲道未能道之心不覺犁然而躍然一種恠鬼之
徒陰欲壞亂我國家先以萬萬沒把捉無形影之
說誣蟻卿以致卿不安而去予猶未覺也及有徐
判府所遭而朝著殆空則始覺卿之事為嘗試之
先而上下之人至今墮在奸謀甚矣凶徒之所設
施也卿之誣自初非不代卿憤痛而任卿之去者
誠以禮使之義不得不然也卿之尋鄉亦是私心

之不得不然處豈樂為也哉今則卿之退處已久而國勢之孤危日以益深其不可一向在外也明矣且卿之身初不可復出則向日之登筵也參鞞也亦豈為是然則卿亦有揣量者矣蔽一言曰此時予不可無老成人之可恃卿不可遠離京闕又何待予言之煩複望卿即與徐判府幡然遽朝予方仄席而待

諭左議政李時秀

伊日 慈殿嚴教不過匪怒之 教而昨日連以予非無依據而行之聽予所言之後陳其不可則

予豈以其言為非乎不待予言而徒事防塞故自致聲氣之激所言有碍於接待以此予方追悔大臣則不甚非為 教又以中書之空虛國事悶然寢處不安即速召還為 教縷縷 恩言剖示至此予心猶覺感頌卿豈可以此深引思欲長往而後已乎茲遣史官宣布 慈聖至意卿其即為偕入

諭左議政徐邁修

傳不云乎尚猷詢茲黃髮又不云乎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予之特卜於卿者豈亶然哉一則曰老

成也二則曰老成也予惟否德寡昧遭茲艱難世道無以靖壹民生無以懷保朝象無以和泰一念憧憧惟在於輔相之得人而歷選于朝惟卿重厚有長者風囂俗可使靜鎮酸醎可使調劑而民憂國計可責其次第整頓則吾之相已定矣顧今中書之曠已至多時百務擔閣旱澇為災艱虞溢目予之渴望於卿果何如也卿其即日幡然而膺命弘濟時事

諭右議政李敬一

有國之重莫先於置相相得人然後庶績可成予

之取於卿非直為文忠之孫也篤厚之行恬慤之姿聞于與人久矣處我巖廊坐鎮頽俗憂國如家視民如子不望於卿而于誰之責茲因史官之往宣布敷腹之諭自餘待卿入城更當敦勉卿其諒之

諭領議政徐邁修

乙丑

卿之釋負歸休今且屢月矣雖因卿辭老而退老成人典刑予豈忘之而以卿平日憂國之誠豈能一日而忘是心哉予之復有中書之命置諸元輔之任意豈徒然卿試思之顧今國事板蕩紀綱頽

敗人心未免澆訛世道未可寧靖艱虞溢於目綴
旒累卵之危不足以喻也中夜以興靜而思之寧
欲無言在今日鎮定之責實在於輔相之職卿之
體國之誠予素知之者固知不待予之諭勉而出
膺故不須多誥略暴萬一卿其體小子之至意念
國事之凜危即起膺命以副小子此時如渴之望

諭左議政韓用龜

有國之重莫過於輔相輔相得人然後百事可成
予之所取於卿非徒踐歷績庸之美篤厚恬慤之
行與人之拭目亦且久矣卿試思之三公不備廊

廟長鎖廟務積滯卿之所目覩也以卿憂國之誠
見國事之艱難何必待予小子之勉諭乎顧今國
事之罔涯如立漏船之上任長年三老之責者其
可雍容暇豫視若淺水虛舟乎望卿體予之此意
即起出膺以副小子之至意弘濟國事之艱難

諭領議政李秉模

丙寅

復拜之意卿果知之乎卿先王之所眷遇倚毗
也予小子冊儲而冠也卿以首相為賓師仍膺奏
請之命賜詩寵行申之以珍重適返之恩言
而卿未回而奄遭崩坼之變予小子號絕罔極之

中遽不得待卿之還其後復拜也卿又急遭誣讒而去卿遂至今齟齬其時予雖冲幼豈無所知乎今茲之拜即追先王眷眄之聖意也卿雖久間必見之知之今日國勢安乎朝象靖乎生靈休乎君綱振乎人心淑乎皆否乎以小子之寡昧何以孤立獨運于上乎一則大臣之匡弼也二則大臣之整頓也今之匡弼整頓之責舍卿而誰又誰賢於卿卿其感先王之殊遇體小子之至懇幡然而起弘濟國事

諭左議政李時秀

重卜之舉卿則知以重卜而予則不以重卜視之卿之近來間居之非予本意日昨筵中已諭卿庶幾諒之卿先王之所簡畀眷遇之大臣也卿之耿直忠愛之心予之所知也卿雖退去予心則不忘卿不舍卿重拜之在今日亦云遲矣顧予小子不明于德國事日非世變層生子無以獨運于上則惟數三承弼之舊臣是倚是賴故首輔端揆次第致之而屈指待卿之反命乃有是命卿雖欲復為江湖之樂予其肯許乎茲遣史官布此心曲望卿即日幡然輔予不逮以盡弘濟之責

諭右議政徐龍輔 丁卯

予聞之人之有體莫緊於股肱國之為政莫重於
輔相豈可捨股肱而為人棄輔相而為國哉卿乃
久處鄉里之舍予則如失左右之手雖予誠意之
淺亦卿若晚之過見今三公之許久不備中書之
有時積滯左相筵奏常言獨賢之難予則每以商
量為教言反歸於無實思徒切於如渴卿試思之
卿以 先朝眷遇之臣受小子倚毗之重八年此
任一心奉國豈意始終參差事端乖激倉卒去國
棄我如遺卿之此舉已為過矣惟彼言者之勘律

實為卿身之昭晰予不負卿卿豈忘予然而卿猶
守初執之義不思身帶之重日去月久邁朝邈然
豈可使小子有顏國家無事乎須以目今亂逆鞫
獄之事言之從古亂賊何限而豈可比於今番獄
事乎窮之宇宙亘之前後實所未覩而聞也倫綱
斃壞人理滅絕此無他世道之底靖無望國事之
波蕩有自輔相之不備而安危之任靡係義理之
有塞而陷溺之俗無正思之及此凜然寒心世變
如此卿可坐觀輔相不助予將誰依予不多誥卿
亦深諒望卿體小子如渴之望思國家艱難之 缺

即起蓬朝以副延行之心

諭右議政金載瓚二首

夫天下萬物本主於一何也陰陽之調順日月之運行莫不出於上天造化之仁君臣之有義朋友之有信亦不過於人倫次第之重以至大小事為及于上下施措亦本乎一則獨為國之道豈不出於一乎古語曰人主一心萬化之原蓋順天道而協地理君為天而臣為地一物之不和一事之不正何莫非人主自反之處則但責羣下豈曰君道是故一心即萬化之原也然君豈可身總萬機而

獨運乎必也設官分職三公為冠股肱王室羽翼國家貳公私化弼其一人則八方鎮安百揆時叙於是乎臣有庶事康哉之頌君有垂拱仰成之望非義不治非信不立此正所謂君臣有義朋友有信也顧思其任豈不重歟傳云王事無曠由此觀之國之設官輔相為大以為大之職廢一年之久雖一日不備國勢之岌業世道之板蕩實有難言之慮况此許久者乎卿試思之今日國事以為何如亂賊凶逆莫探根窟之所出人心世俗難回淳厚之羨風左相以元老之大臣受國家之倚重終

始如一誠忠無比遭時艱難惟勤勞孜孜僚相辭
遜甚一向浼浼一日二日國體益損予竊以為領
府之固執難回左相之獨賢甚悶欲使其心之暫
解特許日昨之勉副於前尚望領府之遙猶有一
段恃重之處到今相銜勉副之後尤急百僚董率
之任予安得不思老成之人任之乎左思右量非
卿莫可即下放卜之命重點卿焉一自授任之後
輿士拭目予亦自此以後國事無虞心有所得予
亦試言之卿世祿名閥喬木簪纓早蒙昔日之眷
遇職叨奎閣歷踐卿月之崇班責我朝著頽貌宿

德實有賢相之風嘉謨偉望洽然令譽之間况先
卿之忠蓋小子亦嘗屢承於昔年則小子之誠懇
其可不切於今卿以追先報今之義兼保王又家
之忠卿道當然予望是矣予是以前年新卜以卿
為相予望卿之保予必倍他人不意不足引之情
勢自引無所當之固志稱當爰卜之不久自盡畫
而必辭予豈不知卿之無情無勢而慮其延拖
相持徒為上下之屑越故黽勉從之何有終棄之
理哉卿自此以後雖使真有情勢亦曰已伸况無
可引可當之情勢乎古之賢宰名相慘遭何等之

辱猶為報國之為重多有不得已出仕者卿之身
有何必不出之義乎然則予小子實未知卿之所
處於古人何如也卿若以先國後身為心則卿之
蹶然改悟即起蓬朝不待小子之如何也卿若不
知則已若知而不肯起則是負予至意也負昔年
也負先卿也卿豈忍為之哉望卿須體寡昧切悶
之懇亦念左相獨立之難幡然而起弘濟時艱
日昨敦召之諭罄悉小子之至意今茲附奏之啓
歷陳難安之事端以卿之老成或未盡思而然乎
抑予之不敏亦未能盡誠禮而然乎自顧思量專

由於予予豈敢不益盡十分誠禮欲望一心幡然
然則未能得面諭豈可捨文字傳云君使臣以禮
臣事君以忠又曰君臣有義語曰求忠臣必於孝
子之門在國為忠臣在家為孝子未聞捨孝而為
忠亦未聞去忠而求孝也非忠非義國何為國非
禮非義君何為君是故有禮而不可無義有孝而
不可無忠君臣之義天地之常經父子之親人倫
之至重也然以父而比君君加大焉於家而在國
國莫重焉以加大莫重之義較移孝為忠之事先
大後小先重後輕此所謂忘家而慮國義重於恩

也兩節之大雖曰並弘一理之先亦有自別於是乎君臣之義無所自逃而不可自有其身者明矣父子之親有所不捨而亦不可後公先私者決矣卿之許國也故位至崇班而先朝眷遇而小子卜相卿之至孝也故事亡如事存告於先墓而若守先訓而不可改嗚呼先卿若以不仕為戒則已若不然則必於卜相之後告其不欲出予誠不知其故以先墓之告為藉重之事則父與君雖曰一體所謂先重後輕正謂今日也予雖寡昧既居其位則卿何可如是忽視乎予亦聞先卿事我先

朝之時令望夙著忠孝兼全朝紳仰望如仰山斗以如此忠孝知卿固執則必悶予之無輔慮國之無賴若知卿幡然則必喜予之有倚嘉卿之改悟卿若以先告於先墓難安則盍又告予小子敦勉之意於先墓而即起遶朝乎卿又以辛酉所遭言之則卿之語予此事可謂屢矣予之語卿開諭亦謂多矣然予猶不詳諭終未釋然開悟於卿志當一陳之予嘗聞之凡人之自廢其身比如有病委積深痼之疾不覺沈沈然入於四肢其臟胃肺腑亦為自然受傷元氣漸敗則血枯痰滯之證亦為

種種焉發於春夏秋冬仍為廢身不能復為恒人
之事至若暫時疾恙癰疥瘡癥之類其時雖苦毒
痛急人指為難差已以為無用於世及其治療一
時完然蘇醒則即為平人孰敢曰病廢之人乎譬
卿所遭於向年不過此類自古及今如此逢橫厄
遭無理之事何限而人人未嘗甘為自廢之計而
若皆計自廢則世豈有完人乎此卿之可悅然之
語也又有一言者予之嗣服之後默觀朝廷之事
官高位尊者皆似有奉身之意新進年淺者亦自
欲占便之習此豈專責於羣下亦皆自反而慚慙

處矣卿當先自入來鎮安振肅然後他人更無奉
身占便之心望卿知此箇等道理即起登途以副
小子如渴之望

諭右議政金思穆

戊辰

予聞之國之重者輔相也身之重者股肱也國而
無輔相其國亂人而無手足其身危故為國莫急
置相置相莫急得人上應天上之三台下為人君
之股肱其職也至重至大其任也至大至重苟非
忠直老成之人不可居於此位也明矣况此時即
何時也紀綱日益解弛實有掃地之歎風俗漸加

頽墮不勝識者之憂民生之倒懸豈責守令之罪
詞訟之不明亦難枚舉而論以至千緒萬端皆不
如前今日不如昨日今年不如去年遂致恬嬉之
成習未舉振勵之美政故也卿喬木世家奕世簪
纓兼以忠慎謹愨遍歷公卿 聖后之家人 三
朝之舊臣卿月宰班藩閫戎垣績庸已著與士之
期望百姓之具瞻有倍於他人以如此之人居如
此之位為我之股肱為國之楨榦使紀綱嚴風俗
美以至於民生之疾患百僚之能否莫不董飭予
將居上而無憂矣卿之一身非獨有榮予之得相

豈不喜乎况與獨賢之左閣共濟時事亦豈不善
且美哉望卿體小子懇切之言念古昔良弼之行
即起入來肅命與左相論道經邦

諭右議政南公轍 丁丑

卿文清之子 先朝之舊臣也今日金甌之下意
豈徒爾予舉卿於廷紳之中授之以三事之重者
非予知卿而然也昔我 寧考知卿文學而侈以
內閣之銜知卿才諳而置之籌司之任則吾之相
於是乎定矣况卿容儀愷悌可以矜式百僚志操
恬雅可以砥礪頽俗朝士輿人之宿望亦必蔚然

五里街集卷之六十四
予自爰立之日誠喜而不寐顧今鼎席久曠機務多滯昕夕側席不啻如渴未暇多誥先此敷心須體此意即起肅命弘濟時艱

諭左議政金載瓚

予小子御極十有八年放卜金甌凡為六七大臣卿亦一耳而卿居上相之任予所倚而為重者也惟予否德國家多艱諸道荐饑生民塗炭則所以竭力拯濟者非卿伊誰西陲告警小醜豕突而所以殫誠措處者非卿伊誰朝廷之上所彈壓者非卿伊誰閭巷之間所負望者非卿伊誰且予寡躬

之有不逮而雍容前席隨時陳勉有若納君無過者亦非卿伊誰為乎自卿就閒西樞之日至于今予曷可不跬步思卿乎特旨重卜誠有所以也卿平日向國之心不待予之敷諭而必即起肅命端揆特拜允叶輿情訏謨廊廟共濟國事又豈非萬萬欣幸乎卿須不日遶朝以副予此時延佇之望

諭持平吳熙常

戊寅

士之讀書修行將以用人君之急於求賢將以為治我朝列聖相承菁莪柞棫之化既洽于上

而弘儒宿學興作於下或進以科目或起自林樊堯舜君民之業衛道扶世之功磊落相望指不勝屈豈不盛哉爾以忠貞世祿之裔學究聖賢行推士友至登於大臣之薦選部之剡予雖未及見爾已知其為當世之賢者好賢重士即予家法予安得不側席翹行思所以必致我朝端乎茲授以風憲之職經筵書筵之銜此亦我朝待賢之禮也爾其可不出而輔予自任以堯舜君民如在昔諸賢之輔我列聖况今元良年方就傅正宜端方正直之人朝夕左右勤勵學問成就德性今日此事

不望於爾等而將責於誰乎予不多誥爾其幡然
遑朝毋孤予如渴之望

諭經筵官李友信

為學所以希賢也賢之為賢即推己而及人也近世林下之士或多獨善其身不肯出而輔世予竊不取也崇儒重道即予家法在昔盛際干旄束帛旁招俊乂名賢宗師舉立於朝功在世教澤被生民予雖否德猶知急賢之為先務而深有望於當世之賢者也咨爾喬木故家之人劬躬篤志行不出於州里名已滿於朝廷詩所謂鳴鶴在臯聲聞

于天也幼學壯行為士之通誼與賢圖治人主之至願爾豈或囂囂獨善而無意於堯舜君民乎予之寡昧惟俟爾等左右朝夕匡拂啓沃而悠悠萬事又孰急於誘掖我元良訓迪我元良成就其德性哉今授爾以經筵書筵之銜兼申側席之意爾其于予而來以副予如渴之望

諭領議政徐龍輔

己卯

卿之遯荒今為十四年之久此豈獨卿之不幸實朝廷之大不幸往事即一滄桑莫非予否德不能靖世教協朝象之咎也尚復何提道卿雖在外必

當戀予予雖不見寧或忘卿今者賴天地祖宗之眷佑元良姿性夙就年齡漸長將舉三加之盛儀國之大慶孰與為比予於是思賓師之重卿是誰家之人且非予甘盤之舊乎况今國勢之杌隉民生之岌業綱紀風俗之頽敗視卿去國之前殆不知落下幾層予於是思廊廟之賢卿是宿德之人豈非漏船之副手乎茲委卿以元輔之任告卿以心腹之諭卿須即日入城出而膺命以光大禮以濟時艱

諭大司憲宋稚圭

側席而待卿今幾年矣由予德薄誠短不能動卿之心亦不能不為卿惜之卿以大賢之裔蘊有為之學懷瑾握瑜不肯自展安隱遯之名而棄君臣之義者不亦惑乎前批固已罄諭今不復煩而元良著阼之禮於焉近止望卿毋謂予不足與為幃然而起責我大禮儀我朝端

諭副護軍宋啓榦

側席而待爾今幾年矣由予誠淺不足以致賢者予實多愧而爾豈以予之否德遂欲遐棄自放於丘壑耶亦不能無望於爾也今茲元良命賓之禮

不遠予之必欲致爾之心於是益切而况爾祖先正亦嘗羽儀於 聖祖之冠席至今傳為盛事予雖不克述 先事而追 聖德爾豈可無意於行先正之所行乎茲遣史官諭予切至之望爾須即日幡然無負予意

諭掌令吳熙常諮議李友信

自爾等旌招之列予何嘗一日忘必致之意况今元良三加之禮不遠伊邇八方普慶爾等俱以喬木忠貞之裔雖在草野之中獨豈無延頸之心在昔宋文正亦嘗羽儀我 聖祖冠席而粵我小

子之冠也我 先王延致宋李兩儒賢賁飾盛禮
茲豈非予所當繼述於今日而爾等之倣式於前
輩者乎茲遣珥筆之臣諭予仄席之意爾等望即
幡然登途毋俾古人專美於我朝也

諭領議政韓用龜

辛巳

卿之相府今而三八然前此皆予未得究用卿未
及自試常以為惜今當備具鼎席之日處卿以元
輔之位意豈徒然政欲藉卿老成之德望儀我百
僚精白淬勵匡弼共靖弘濟艱虞卿其殫心對揚
毋孤眷畀之意 先陵遷禮 新寢襄事禮重而

事嚴卿等之視務不可一日虛徐况中書皆未嘗
必為備例卿須即起筵朝副予延佇之望

諭右議政林漢浩

有國之政孰大於置相大臣之責莫先於進賢昨
於金甌之卜左揆以精白薦賢之心舉卿以進卿
之名望績庸固予之所稔知得左揆之舉而後益
知卿之為賢而吾之相定矣顧今風教日壞於上
生民日瘁於下法紀無一可恃虞憂有百難言國
步輒輒乎其難運而岌岌乎其殆哉相職之不輕
何時不然而惟此時尤然望卿須出而膺命一乃

心力共靖和衷輔予為治弘濟于艱克殫匪躬之節毋孤簡畀之意

諭領議政金載瓚三首

元輔之重何時不然而况在今日乎天災示警於上生民倒懸於下風俗紀綱日陷於中岌岌有必亡之形而小子否德惟望仰成於一二老成忠勤之大臣則非予捨他而私卿卿雖自為予謀今日之元輔捨卿而誰卿之德望為輿人所誦予猶知之今處必亡之形不藉卿而維持則何異於大病者之不問良醫乎卿又不竭股肱之力擔夯此事

則何異於坐視將溺而不思手援乎卿之去就關今日休戚如此卿若只思便身不念大義則已矣如其不然一見此諭必將怵惕流涕閱予之無輔而不辭勤勞矣予不多誥卿其即起以幸國事昨於承宣之回見卿附奏逡巡之意至欲自劃何卿明識錯思如此予當洞言之矣卿之告墓予亦知其為難重然生三事一君之重又加焉故移事父之身以許其君則身非已有而父亦不得私其子予雖否德卿身卿豈自有雖先卿有知見今日板蕩之形則必勉卿以速出責卿以盡瘁其肯愬

然於予乎至於向年所遭已屬先天况自古名卿賢相之橫遭誣辱者何限豈有以一時橫逆自廢終身者乎然則卿之出豈有可疑乎設使卿復出而受人譏笑其與坐視板蕩而不念君國者輕重又何如也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彼去者猶然卿雖為予受譏笑復何憾乎又况初非可譏笑者乎卿復出然後方合於忠孝兩全之義不然卿雖潔名將不免於小諒矣予言不再卿其幡然感回不日出膺以副渴悶之望

卿之尚此固執至請被勘愈往愈過矣予既以萬無督過之理設言矣予雖否德寧不效卿之堅執卿豈不知執轡愈恭顏色愈和之事乎彼戰國公子之待俠流尚如此以千乘之君側席於宿德之元老其可悻悻於予言之或違不盡其誠意乎大抵今日之相持公私輕重之間自有分數雖書諸史牒千載之下必不以予言為疑而疑卿之後公而輕國家也卿試思之卿試思之即先還第仍即出膺

諭左議政李相璜

甲申

國之置相必曰才德而才之難反有甚於德故聖

人有優於趙魏老而不可為滕薛大夫之語此所以金甌之卜從古難慎而雖小子之不穀嗣服二十有四年兢兢於置相之際者也前後居相府之人雖未必人人盡兼才德要之各有其長而不越乎圖任老成然小子之不穀治不後志至于今國勢之岌業民生之困窮俗尚之浮靡紀綱之壞圯日甚一日凜凜乎有板蕩顛蹶之形苟非德望才具之人起而振之亦無如之何卿粵自簪筆受知先朝廉謹貞固夙承華褒逮在今日績著內外望實之隆輿人皆推廊廟之寄尚云晚矣卿其勵匪

躬之節任佛肩之責朝夕左右輔予不逮精白寅協偕升大猷尊主而庇民反撲而提領體小子簡心之舉慰八方拭目之情轉危為安國之慶也追先報今卿之義也予何多誥望卿即日膺命以副予側席之至意

諭右議政李書九

予之欲究用於卿者久矣荏苒至此亦予之慢也輔相之重何時不然而亦莫急於今日生民殿屎而莫之懷保紀綱陵夷而莫之振肅百僚頽惰而莫之警動俗習浮滄而莫之鎮靜如是而國不至

於危亡予未之間也况二三共靖之老成不日就
於耄期亦或至於凋零廊廟之上只有元輔一人
孤立而獨賢從古輔相之急亦豈有如今日者乎
惟卿耿介清恬之操粵自先朝聲聞孔昭逮予
嗣服績庸益茂德以年進望隨名著中間橫逆非
直卿一身之不幸予雖不明足以知之故向年南
藩之勉起豈或有私於卿亦豈或聊試而已究用
之意實原於此而始諧於今此予所自歎其慢也
然卿受先朝陶匄簡拔之恩於予托君臣之義
者亦數十年而膺股肱之委畀矣予心充然姑舍

勿論八方之人亦必加額而喜之拭目而俟之望
卿諒時世之莫急體小子之至意即起幡然啓予
沃予偕我元輔弘濟國事保殿屎而振陵夷警頽
惰而鎮浮淆使阽危之國勢屹然泰山而四維之
則予將垂拱仰成永享得賢之名而卿亦可展平
日讀書之力也予不多誥卿其諱諒

諭右議政沈象奎

乙酉

自予嚮用於卿歷試內外績庸既茂察於朝著聽
於輿論金甌之卜尚云遲而又遲矣顧今綱紀不
振而國勢日削風俗漸壞而世教日訛貪墨肆行

而民怨于下災異數見而天怒于上駸駸然日兆於危亂皆予否德所致而亦卿之所知也苟欲弭輸載之憂究作楫之用安危之責舍卿其誰以卿明達之才忠慮之志不着手則已着手則夷險而泰否庶可坐卜卿莫曰寡躬之不足與又莫曰時事之不可為匪躬蹇蹇正色立朝寅諧左揆夾贊弘猷董飭百僚克舉庶政俾國勢措於磐泰世教返于醇真則民生可蘇天災可弭小子仰成尚有既哉茲遣近侍庸敷心腹卿其欽承起濟時艱

諭大司憲宋稚圭

丙戌

昔我 寧陵盛際卿之先祖先正以間世之大賢托契魚水都俞吁咈之盛卓越前古逮在 先朝卿家贊成亦嘗羽儀賓筵賁飾賾禮即寡躬之所聞觀也予之前後欲致卿者果何如而皎駒難繫遐心莫挽予雖愧誠禮之淺薄卿獨不思趾美光前之義乎顧今國事多艱憂虞溢目非但得賢共理輔予不逮之為急春宮教導之方實資於長德邃學 兩聖朝所以行於先正暨贊成者予安得不望於卿也卿若念及於此不待予言之畢而必將幡然矣纔因道啓審有慎節凝想之餘不勝驚

慮為日稍久春氣益暢美慎漸當復常茲遣史官庸伸至意望卿即為登途以副予側席之思

諭同副承旨吳熙常

崇儒重道禮致賢者即我列朝家法也而歷數前賢亦莫不出為世用誠以世臣之義無間於朝野故也顧予寤寐一念惟先志是承是述而由予誠淺尚不能致一賢士儀我朝端每一思惟增我厚顏今日國事爾果以為何如也上而朝廷之百度懈弛振刷無望下而八域之民生困瘁拯濟沒策賢者之用心不當坐視而不救爾若不憚備

然相助為理則國事猶幸庶幾而予雖否德尚資問學之力得以有為豈非臣主俱榮者乎况今胄筵日開之時教導成就之責捨爾伊誰茲將敷心之諭庸示側席之意爾其亟回遐心以副延行之望

諭贊善吳熙常

向來路次勞問之後宜即更有敦勉而姑且徐遲者以前後諭批寔罄至意謂爾必有相感幡然之喜而一日二日不見其動則今而後始知爾之意欲邁邁也顧予誠禮淺薄不足以動賢者之心然

究其欲致之意則即出於好賢非有私於爾也古之人君雖隣國之賢者不遠千里而至者亦相感而已况爾出於世臣居近京輦與彼隣國之賢者萬不相侔則其獨無相感之油然者乎齊宣之不能進於是而孟子猶以為足用為善予雖寡昧爾不可以堯舜君民為心乎况我元良天質仁孝聰明大可以有為迨此方將之日日與正人君子相處而觀感則德性之成就其必有人一已百之效爾又無意於此乎此又予招延諸賢之本意而湖西儒賢一則見方居憂一則邵齡難強缺望已深

而爾又堅守如此使予安得無繞壁之歎乎茲復申諭衷曲爾須即日責然毋孤予如渴之懷

諭領府事南公轍

庚寅

昨見附奏卿猶未解惑予不嫌屑屑當明言之矣日前臺疏請罪當日入直堂上之說卿果認為堂堂之定論乎予則徒見其未達法例事理也大抵殞宮都監堂上之設不過為治具庀工而已非如中官次知之守護又非如廟宮提調之管攝事務官屬以是自古次知守僕輩雖有大段罪犯其咎責未嘗及於都監况其處所即閤門之內而內

外齋殿即是大內也故卿等有事則入稟而入事畢則告而不敢暫留而其中所處者非中官宮人即掖屬也其謹與不謹卿等果可以管攝乎果可以替當乎此所以當日下教之如彼也今不識事理不達法例以都監之名欲罪堂上者當乎否乎若於治具庀工之際卿等不謹又若因卿等入來而失火又若殯宮不在大內則罪固在都監臺臣言之亦可今既不然則卿等何所失而予亦以何言罪卿等乎卿等信若有罪予何所憚何所惜而當千古所無之變徒欲庇護卿等而自損國體

自忘所重乎卿之識見必無不知此箇事理而終始為引何耶未達事理之臺言重之如彼縷縷前後之諭初不動心豈不萬萬慨然哉前後罄告卿其幡然即即入城

諭贊善宋稚圭工曹叅議吳熙常副護軍宋

啓榦

招徠求助何時不願而在今日國勢企望尤當如何况卿等諸賢皆是喬木世臣則雖曰讀書林下自與獨行果往絕棄斯世者迥然不同其於國家哀樂休戚其誠忱當與在朝者一般而每見其固

守不出不見其幡然而起此予所嘗慨歎者也今茲世孫封冊雖是有國之常事在予此日情理其為幸喜慶祝與天無疆此時豈不願見於卿等卿等亦豈無延行之心乎况予冠首之日我先王延致宋李兩儒賢於朝即又予所當繼述者也敷心之諭至及於此卿等幸諒予懇曲之意相與告勉趁期遙朝一以責歸職典使幼孫早有觀感一以輔迪予躬使治道允升大猷

諭左議政李相璜

昨日附奏封還之舉非忽禮待也非出強迫也一

段悲切之情理永不願語及向來也卿果諒之乎今見史官之啓尚無入城之意又欲以文字投進因此而當悉告悲切之諭矣予之情理景象果何如也千古國家亦有如予所處者乎此豈卿可以在外之日乎今予以家則只有一穉孫而已以國則只有卿等舊人數人而已予將誰與依賴乎卿等義當奮不顧他相與扶持而已豈可拘拘於曲謹細節汲汲於應文備例視若無事之日比於占間之身乎萬萬非仁人君子至誠惻怛之事卿其思之謂予言不出悃悃則予固無言謂其出於悃

萬聖御集卷之六十四
幅則卿必潛然而涕不俟其駕矣卿其思之

諭右議政金履喬二首 辛卯

為邦莫先於置相置相莫急於得賢上下之相須
安危之攸係何世不然而况今日之國勢時事乎
昨夏以後予小子忍見千古不忍見之境 宗社
生民之責愈艱愈棘有萬可憂無一可恃寤寐一
念惟在得賢自輔以拯机陞而已卿以忠貞之傳
緒立朝四十餘年誠信在中而忠厚形外險夷無
改而名德已崇歷顧在廷莫與卿匹予志先蔽不
藉龜卜詢諸元老亟誦輿情於是乎吾之相定矣

喜幸之極茲布悃幅卿其膺茲簡心克殫匪躬同
我元輔共贊大猷俾小子有得賢之實而國家賴
用賢之效

其官盛其責大故其簡之也難慎其受之也鄭重
然予既舉卿而畀之則虛行之心日切一日卿之
地望之隆已為輿情之想望不可一向守逡巡之
志與其拘拘於應文曷若即起而踐實茲遣簪筆
之臣申諭企待之意卿其不日邁朝以幸國事

諭領議政南公轍 壬辰

昨批之後達夜耿耿側聽者久而並與信息而寂

然卿真欲棄予乎予小子自知誠意淺薄不足有概於雅度然見今國事罔涯憂虞溢目廟堂空虛主管無人而卿日以辭巽為事越視而坐獨不念古人追先報今之義乎人有恒言必曰世好卿果是誰家之人而先朝所以禮遇於卿者又何如也則君臣之義姑捨今日朝廷孰有過於卿與予之世好者乎然則予之必欲致卿者即出於天理人情之所當然卿之愬然於予不為之動念者恐於道理上說不去矣卿豈忍為此先君之思以勗寡人者為卿誦之卿其諒之卿其諒之如是披告

而若復一向逡巡不即出膺是卿待予甚薄也予亦豈無繼此而可為之道乎申望諒之即起遙朝

諭贊善宋稚圭

自予嗣服以來寤寐致卿者積有年矣而尚未一見卿面此固予德薄誠淺而然予庸慚歎于中見今春邸開講吉日已消予心之一喜一愴卿必諒之卿於此時亦必切延頸之忱矣蒙養之方正須如卿宿德薰陶誘掖成就溫文之性永基無疆之休悠悠萬事孰大於是而卿以先正之孫追先正之事正在於今日予之望卿安得不有倍於前乎

秋涼已生慎節亦當康復望須即為上來出入胄
筵以盡早諭之道亦宜輔予不逮以濟時艱

諭贊善宋啓榘

予之欲致爾于朝者今幾年矣素履愈堅遐心莫
回雖緣予誠意淺薄士之幼學壯行之意豈終於
果於忘世乎况今胄筵日開之時其所以蒙養早
諭之方專賴宿德之士出入左右如兩先正之於
肅廟故事爾以先正之孫若不於此時展布所學
輔導我冲孫則非但予心之缺望在爾亦可曰趾
厥美乎爾須體予至意幡然登塗庸副如渴之望

諭贊善吳熙常

年前講書院之初設也首以爾為傳蓋欲以蒙養
之責專畀於爾矣今復授爾以贊善之官者豈亶
爾也以予心懷今見冲孫之開講不待予言之而
想爾亦有感于中者前後招徠緣予誠淺不能致
爾于朝而當此胄筵方開之時導迪成就之道非
爾其誰任之悠悠萬事只在於此爾若一向固守
視予邁邁則其可曰世祿休戚之義乎江郊十里
不遠伊邇趨開講日先為責然則兩儒賢亦當次
第彙進望須即回遐心以副予至意

諭左議政李相璜癸巳

予惟今日國事之艱危思得耆宿碩德而共濟苟欲求舊無過於卿迺者重卜之舉不稽于龜筮不謀于卿士而斷自予衷爰在於卿卿之貞亮盡瘁國耳公耳之一段苦心豈徒予平日之所欽歎實亦國人之所共頌以今之時致卿於朝予安得不喜而不寐充然於心乎况今元輔之獨賢已經歲矣賑政雖幸才畢民國之憂去益罔涯卿勿復事文具即日遙朝暨我元輔同寅共貞克勉推車之義偕底康莊之安予之所望於卿者不啻如渴茲

遣近侍庸申悃悞卿其犁然命駕以副側席之思
諭右議政沈象奎

自卿去國倏爾七載憧憧之思無日不往來于中而間因憂憾荐仍世故多端惘然若相忘者雖知卿雅度不我遐棄而予心歛然當如何也向來西樞之除意固有在顧今國勢民情孤危岌岌若將朝夕有事而元輔獨賢亦既勞止鼎席俱備不容少緩迺者金甌之卜復膺舊德之推予豈私卿實叶輿情以卿匪躬之操聽予披心之諭不待多誥想必幡然卿須即日登途以幸國事

諭左議政沈象奎

卿之胥命于今幾日矣批諭之後並與信息而又阻何卿若浼乃至此極予於卿若曰誠禮之未至則固所甘受何嘗有辭教之未安而卿乃強覓為此過舉顧今國事岌業主勢孤危所恃者惟卿等二三大臣而况自我不見七載之久以常情論之卿於受任之初固宜不遑言私即日就途君臣相對所懷何限而迄不見諒為此相持者此果休戚與共之義乎以卿去就予之用慮既多每有一番酬應輒致一番煩惱卿何困予之至此也卿雖欲

獨行雅志予亦獨無是心乎輾轉務勝有傷事面卿之老成庶幾諒此望卿勿復固執幡然上來聽予面諭

諭左議政洪奭周二首

甲午

有國則有相天地之常經也輔相之重何時不然而以今日國勢民命之極艱極危所以維持而奠安之者顧不在於輔佐之得人乎肆予爰立之舉乃在於卿非夢非卜實膺簡心予心之喜姑捨上自朝著下至輿僮亦莫不加額相賀而必不以是舉謂予有私於卿也卿之平日文學特其餘事內

行純篤家無二言操履恬靜矜式一世而歷試之績庸中外茂著今日之致卿於三事意豈徒然且卿先卿之孫也先卿以福履之盛值 寧考之世位居元輔協贊至治八域寧謐臣主俱榮卿獨不思趾美於先卿而予豈不以 寧考之所以待先卿者待卿乎叩卿之所存竭卿之所知則可使將敗之國勢得以維持而將劉之民命得以奠安而予將垂拱而一聽於卿矣卿豈不欲有意於是乎茲遣近侍替告披心之諭望卿勿復規規於備例之俗套即日遙朝以副予側席之思

予之敦勉於卿今幾次矣卿猶視予藐藐抑予誠有所不足而禮有所未盡歟一何往而不復之如是也予方自反之不暇而雖以卿言之君臣之義不可逃也民國之事不可緩也與人之望不可孤也則卿之幡然起膺必不待兩言而猶此逡巡却顧從事於邊幅之末竊為卿惜此舉也為今日之計不能致則不可止而遲一日則有一日之憂卿何不念及於此而為此相持也蘄望之切輒復披告卿須即地趣駕聽予面諭

諭右議政朴宗薰二首

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即古今之名喻而尤切於目下矣以予所見國勢之岌業朝著之淆雜民生之倒懸無一可恃而駸駸然日陷於危亂之域而未可謂治世矣苟欲弭亂於未然政宜輔相之得賢而苟欲得賢卿實其人於是乎吾之相已定而勝於稽衆考卜多矣雖然是豈獨予心之簡畀抑亦循朝野之輿論大同之地予雖欲捨卿得乎卿以忠貞之裔盡匪躬之操內而八座六官之長外而守宰方伯之任勞勩績庸無出於卿之右者矣操行不苟而夷險燥濕義在勿避持身恬簡而

甘辛酸醎無適不當今予之舉卿非欲為榮耀於卿乃所以擔負於卿也以卿平日之厚積薄發而一試當見其漸亂者復治而消弭於未然也民國之幸孰加於此茲將心腹之諭庸申股肱之托望卿勿復留意於文具而即起遶朝以副予如渴之望

卿之前後疏辭者再而予之諭告者又三矣但予之辭竭抑想卿亦意窮矣君臣之間貴相知心不言而喻尚矣無論而乃反以一身之私掩一國之公少無屈意變動之意者是豈卿平日憂愛之誠

而予之所期望乎為今日國計民憂者雖如救焚拯溺猶恐其未及卿方內暇豫而外文具若無事可憂者然予心之悶鬱姑舍其如民國何哉意之所切雖此申復而每患辭未達意卿須即日幡然前席相對以罄未畢之餘蘊深所望也

列聖御製卷之八十四

列聖御製卷之八十五

純宗大王

文

掌令宋稚圭辭職疏批 辛酉

省疏具悉自遣敦召日埃幡然之音異牘又至遐心如初愧予冲人誠未孚感顧今新涼已動日講連開切磋啓沃之責不望於如爾宿德諸賢而于誰之望江上儒賢處纔下敦諭知應不日造朝爾亦毋予遐棄毋予藐少即起登程共處講席輔導予學俾野無遺賢之訓旁招俊乂之謨不專美于

上古豈不休哉臺銜為便進身今姑許遞爾其知
悉毋孤予側席企行之誠

大司憲李直輔陳勉疏批

甲子

省疏具悉卿懇翹行之餘見卿之章如對卿面滿
幅陳勉言言切實可不服膺世道日降人心日陷
至於近日恠鬼輦所踉而朝象之乖亂極矣兩
相俱去兩銓俱空予方獨憂於上而罔知所以濟
茲艱難此固予寡昧不敏之致苟使如卿之宿德
宏儒處我朝端矜式我搢紳糾整我世道則今日
國事亦豈至此之甚乎予於是不得不深慨於卿

之浼浼而又切必致之心茲因宣批兼告心曲卿
須諒予如渴之望俟少間即圖幡然

左議政徐龍輔因人言乞免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橫逆之來聖且不免卿其如恠鬼
之擲掄何哉噫彼不逞讒賊之心狃于陷害天誘
其衷自干背馳亂常之科予雖不武事關辛壬其
敢不秉之嚴而闡之明乎卿所云云予實與榮而
不敢不自任也但卿之不欲復出揆以人情予亦
不敢誚卿然先卿之誣辱今已自白矣凶人之肝
膽庶幾驚破矣 慈殿所以昭晰卿眷待卿不啻

十倍於予小子而今日板蕩之朝象非卿則莫可為也卿豈可以身家之私諒忍忘盡瘁之大義乎蜚語雖可畏上有慈聖之明燭予與國人之公論在焉卿勿復憂即日言還整我日非之國事

左議政徐邁修等請討洪在敏聯劄批

省劄具悉卿等之懇俄筵已諭予意卿等亦必諒之又何煩請也大抵其疏中一句語直驅滿廷臣僚於無倫罔測之科而不言之中予亦不勝其悚然故召見卿等者欲聞公議之如何也若論其罪則固罔赦然亦何責乎渠即予誠未足以孚人德

未足以化人不能使一世之人曉然見事事物物各有至當之義故如在敏者矇然自陷若赤子之入井可哀非可怒也不教而刑聖人之所不為予雖否德不忍為是也卿等不須汲汲於討一在敏出告入語之際闡而明之發而揮之俾不知者知之知之者繹之民志一而世道靖則君臣上下並享和平之福在敏亦將自悔前見之悖謬而日遷善之不暇矣予則曰此箇義理勝於討在敏萬萬也卿等其深思之承宣事罷職過矣並從重推考領敦寧金祖淳辭職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今見卿疏予欲無言今番獄事關係何如豈卿一身之私而乃欲為自靖之計乎予所痛迫者上誣先王也為今日君臣上下惟當憤痛悲冤辨明懲討之不暇矧予冲年嗣服輔導予保護予非卿之責而予之望乎以同休戚之地而解釋職務放跡郊野其可乎否乎卿之此言予竊不取也卿其體予意而諒予心安心勿辭

右議政李敬一因嶺伯疏自引劄批

乙丑

省劄具悉卿懇卿不聞武侯之言乎曰違覆而得中猶棄弊屨而獲珠玉也又曰董幼宰事有不至

至于十反嶺伯之疏雖曰與卿異見不害為幼宰之十反則卿但可視其言之當否論其事之得失而已遽欲引退者豈不有欠於休休之量耶恐卿未深思耳卿其安心勿辭即起視事

領議政李秉模附奏批三首

國之有喬木即世臣之謂也卿即國家之喬木世臣也佩安危同休戚非世臣而誰是故先朝置卿於首相今予以卿重卜者豈亶予意予小子繼述之一事况今國事艱虞非一二計三公雖備籌司長鎖廟務積廢六卿非不備矣其在位者亦半

卿試思之如此而國其安乎以卿之地終始強引不顧國計民憂使眇予一身獨憂於上此實由於以予無為而一向邁邁者也卿或思先朝之眷遇小子之倚毗則其可不幡然改圖卿雖自為身計其於先朝何小子何又於喬木世家何予之所渴望於卿者如此茲遣亞卿與之偕來望卿體予至意即起上來弘濟時艱

日前數行之言出於心腹披露之諭及見附奏無意幡然為卿慨然卿所云蠢動無路果何意也以言乎情勢則無可更提以言乎慎節則自當勿藥

卿何為無益之辭徒致國體之損傷顧今國勢之板蕩生民之困瘁綴旒累卵不足以喻其危也卿試思之以卿平日體國之誠何嘗不念及於此乎又何不思程子所云身在畎畝寤寐朝廷者乎書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國事民憂予則曰卿之選朝之日可自整頓凡為治之道無相不可為國輔相備位然後國可治民可安見今左相引病呈單右相亦未出膺廊廟長鎖事務都滯民憂國計其誰與為乎卿之屢日棲屑於郡獄之外尤非節宣之方况卿猶胥命則予何以無相而視事務若不

上來則予亦不欲視事卿到此雖固守前執其可得乎予若終不能致卿於廊廟則其於予待卿之道何又於卿事君之義何也此所以為卿慨然者也望卿諒予至切之意即起幡然登途弘濟時難補予不逮非但卿之光華實在予誠榮且幸矣卿其諗究

置相有國重事元輔有國重任卿之拜此任今已月餘矣日前批旨有曰卿猶胥命不上來則予亦不欲視事意謂卿見附奏之批則不言而決矣見此附奏以冒控文字為言予為卿慨歎卿之不得

已幡然登途者有四詩云民具爾瞻元老輔相也其去其就四方皆視以為準處於民瞻之位以不當引之義強引不進是豈輔相之責乎卿之不得已而進者一也周禮曰三公內與王論道國無相國非為國見今三公引入籌謨國務與誰可道乎卿若遙朝僚相之出膺亦不難矣卿之不得已而進者二也書曰師言嘉績多于先王卿先朝眷遇之臣也小子倚毗之相也追報未盡之志於小子行直救之責則是豈非卿之榮華卿之不得已進者三也書曰謨明弼諧卿試思之顧今風俗澆

訛紀綱頹敗紀綱風俗必得其正然後六府三事
允治庶績咸熙卿之不得已進者四也有此四進
而不可退者終不肯出膺者是豈卿之所忍為者
乎予則以勉出為定卿雖陳章予斷不聽從况今
一日為急豈可備例辭疏乎望卿體小子心腹之
諭勿以不為備例為拘即日上來以副予延行如
渴之望

領議政李秉模乞免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披露心腹之諭顯企幡然之音辭
巽之章又至遙朝之啓漠然不覺失圖卿之辭疏

無非過中之言予不勝慨然予何不為卿言之乎
卿疏云前此質言之附奏即其情與地然也又曰
貪戀不已豈非鳥獸之不如予則曰不然前者所
奏實是千萬不當之言則有何質言與二三言乎
又豈有情地之可論乎卿以承順供給非紀綱也
卿言甚好然趨走承順供給唯諾罔念廉恥不顧
四維不當進而進是固有關於紀綱而至於遭橫
逆昭晰已盡不可以情勢二字稱之則如卿所云
不敢辭其不當辭不敢不受其當受也然則卿之
屢屢為言寧不慨然卿試思之卿以昔日眷遇之

相兼為喬木之世臣只守其身徒欲自善獨不念國事之艱難予嘗見傳記或有黽勉不得已而進者或有憂國忘身而就者一未嘗如卿者蓋其職重其責大處於一人之下同寅協恭思日協贊不顧一己之難易不負國家之倚毗也大抵鎔鑄陶甄之責非輔相而誰治道盛衰非輔相而誰補過揚美格君之心非輔相而誰君子在朝小人在野非輔相而誰紀綱立風俗正非輔相而誰古人有言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濕欲其調劑盤錯夢結欲其解紓黯闇汚濁

欲其茹納朱子曰人主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古語又曰君德成就關於宰相之去就君德猶然况他事哉至若收還之請安得不從然姑觀卿之去就當還收事茲令喉院之臣知悉卿勿過慮召還偕來之辭卿何不思耶予非但援例而遣替予躬迎所以敬大臣之一道卿其諒之毗之也重故望之也深望之也深故言之也不得不切更冀卿諒予之意更勿胥命上來肅命以副予企行之望

左議政韓用龜辭職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日前敦勉之後予日望其幡然即見卿章何為邁邁至此也輔相國之重任也輔相得人然後國可為國噫予之取諸卿者有之予之望於卿者有之不煩夢卜爰立作相國事之板蕩卿可挽回紀綱之頽弛卿可整頓卿而不可則予豈曰得人卿而不肯則予誰與為國予已罄悉於敦勉之諭卿其體小子如渴之望念國家茂業之勢即起筵朝與領右揆共濟時艱如卿所言追報之義豈非在於此乎予不多誥卿須諒之卿須諒

之

領議政李秉模附奏批 丙寅

昨罄心腹之諭謂卿一見犁然附奏之至乃以昨冬質言為辭卿何忽然如是卿何嘗有質言者耶予小子當言之矣卿之向來遭罹誠世道之大變恠良由小子幼冲太阿不能為太阿之故也至今思之慚憤交中在卿何有昨冬策免欲為卿一伸情志以盡予之敬禮者也卿不能諒小子之心而復提既往乎嗚呼此誠何時也嘉謨嘉猷不聞國事日非軍國之務荒廢民生日窮人心渙散而朝

象日乖倫彞墜地而君綱日卑如是而其國安乎危乎存乎亡乎予小子孤立於上雖欲為國其誰倚而誰賴乎其安得不望卿宿德之如飢如渴也噫小子先王之子也卿即先王三十年眷遇倚毗之臣也雖小子不足與為為卿之義豈不效追先報今鞠躬盡瘁之義耶卿身尚不可自有况思潔之而間處乎言止於此望卿憫小子之情毋為強引之辭備例之讓即日遽朝以弼予一人

左議政徐龍輔辭職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重卜之舉豈徒然也予小子當為

卿悉言心腹矣卿先朝眷待之舊臣也然拜相在於庚申秋退歸在於甲子春其間不為不久若謂予用卿則未也此其一也太阿不得為太阿國事大半為恠鬼輩所壞了而使卿與領相皆不得安於朝此其二也目下變恠層生前有達淳後有東馨則義理將至於晦塞此其三也此三者皆予必重卜之意也卿之情勢則予前後畢為昭晰踈踈者皆伏刑法到今宜無強引先山山役卿之兄弟多仕宦之人可以代卿卿心如以為悵則待畢役一番徃省可矣美疴一時之證自當勿藥此三

事比之予所言三者大小輕重公私緩急果何如也卿其體小子懇惻之心勿復控辭安心還第俟少間遙朝

領議政李秉模等請逆臣漢祿追律聯劄批省劄具悉卿等之懇漢祿窮凶絕悖之凶言雖在史冊之上見之猶當髮豎况今予與卿等之心乎瞻望 梧雲心馬隕痛而已累十年湮晦之大義始發於今日可驗天道之孔昭而 陟降之有臨也論其罪犯何律可斬事係重大未敢造次處分矣

副修撰金魯敬陳勉懲討疏批

省疏具悉三司是則允之殿下是則不允之爾言誠是矣近日處分子則自以為是而三司則以為不是曰不壞我先王成憲經也不可不察籍於此賊權也權者古今之通變也此予所以先從而後收者亦出於通變也然則與其毀劃金石之科較之於文周傳教之事何者為勝至於籍制之說爾果不諒予者也徐有恂徐邁修事爾亦不知本事而然矣所辭許施

大司諫李羽晉懲討疏批

省疏具悉近日之言此大義理者日日有之爾言最為嚴正洞快上可以闡揚先大王精義下可以辨破羣凶脅持假托之情狀予庸嘉乃予於此懲討豈敢或忽而自初不欲窮治者即亦仰述我先大王必欲全保世臣之盛德聖意也此輩事先大王亦豈不洞燭而包容之也北面於今日者革其舊覺其非精白寅協一心王室則乃所以為追先報今也予以是切望於羣下者也誅討猶第二件事也爾其勿辭察職

副修撰金履載陳情乞遞疏批

省疏具悉爾事雖非爾言予豈不知之昔年處分即是罪爾知爾之聖意也若無崩圻之變爾豈有中間所遭乎五晦筵教至今奉覽未嘗有斷爾為逆之聖教只是明諭進退用舍之斷自淵衷而已則庚申以後一種議論之以此筵教驅爾於罔測之科並及他人欲為網打之計者予實痛之予每欲以此事一番洞諭而未及為之今覽爾章始言之矣承宣書札云云自其時已歸言誣孰不知之乎然往事到今上下何必更提乎爾其勿辭斯速上來肅命

王堂陳勉聯劄批

丁卯

省劄具悉爾等之劄雖言言切實小子之情即日尤甚爾等豈不思此而有此劄陳乎然其勉之以學問涵養之工陳之以本原留意之道至哉此言予當導而勿失守而勿放益勉爾等之言自戒心衷之中矣

持平具明源陳勉懲討疏批

省疏具悉覽爾章之切實心深庸而嘉乃近日臺諫之或陳反歸應文之例科傳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或予之政令近於文具而然乎不若是

何乃是甚於斯極也及見爾之陳勉先以懋聖學為本夫學問者匹庶猶不可廢之况居於其上者乎古人曰帝王之學與不學係天下之治亂誠監法於今日也養人才次之夫人才之倍出專在於人君導率培養之致豈獨責於羣下乎勵廉恥次之夫廉恥人之常性也勵勉身之修行也此亦導善之如何至於立紀綱嚴選舉條件則二也其實則一也何謂也君臣上下有禮義有紀綱國事自歸於蕩蕩平平之境庶望於熙熙皞皞之域選舉之嚴與不嚴即在於其中矣爾言無非切於時務

者也豈不留念而體行乎至於祿日等事前批已
諭復官事上以慰 慈宮之心下以伸小子之情
躬迎事所以禮待大臣之致亦豈有文具而強迫
也爾其勿辭察職

左議政李時秀懲討劄批

省劄具悉卿懇莫嚴者義理也一或干犯於義理
者猶曰極逆况窮天地亘萬古所未聞所未睹之
極逆大憝哉嗚呼今日諸賊之罪尚忍言哉其地
處則威畹也其包藏則凶心也圖危國本之計思
之骨驚詬誣莫重之狀言之髮豎其本專在於讎

視國家亂我義理窩窟則龜祿也根抵則龜祿也
三大罪之斷案已成八字言之凶心益彰非祿賊
則無以助龜柱之凶圖非龜賊則無以倡漢祿之
逆腸真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至於鍾秀敬臣首
尾相連血脉流通以受 先朝罔極之恩之鍾秀
反甘心營護而矯誣之狀如彼以在遐土蟻蝨之
賤之敬賊亦挺身傳習而凶悖之言如此龜祿裏
也鍾秀表也鍾秀根也敬賊枝也痛矣一轉而再
轉皆是前身而後身何幸積年隱伏之元惡昭著
醜類亂逆之情狀莫掩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輿僮

僕隸莫不憤惋曰可殺由此觀之可知舉國共公
之論此無他實闡明我先王之義理昭示我
先王之義理則於是乎龜祿葦犯三朝之劇逆
也為萬世之罪人也是豈可曰只靖世道而已哉
然則賊變之極民彞之數雖曰巢穴之掃蕩猶有
迷者之難曉雖曰布告於中外難得洞然而劈破
且前後諸臣之以章以疏齊聲致討豈止一二而
予未聞十分洞快實際語也今見卿劄之至不覺
蹶然而起何也陳凶賊所由來者漸明釋於始終
言羣醜為惡之本益嚴於首尾肯繁劈來愈詳而

愈深情態盡出難逃而難脫雖使諸賊輩質於今
日無辭取服判分千古之凶賊大定一世之是非
旨哉卿劄切哉卿言字字句句向國眷眷之忠益
切言言節節憂時懇懇之辭益顯予小子知卿之
忠從前豈忘而至於今番之討逆且遭國家之艱
難守先朝秉執之義明先朝精微之義沐浴
而討沫血而請得請而後已求之前後卿之忠國
愛君之誠實所罕有予又有所言於卿者彼迷者
實咸被我列聖化育之澤甄拔於我先王陶
鑄之化亦皆北面於今日則雖至迷至愚豈不知

當然底道理乎亦不覺莫嚴之義理乎易曰君子
革心小人革面若使前之迷者覺悟後之聞者咸
悉同寅協恭能精白而一心大道偕至能同享其
千秋尤為生道殺人之本意則牖迷燭昏正為今
日之當務丕變於熙亦係底安之一道理則卿劄
之專為明大義而靖世道之大機會者予言不虛
也予自見劄語之後不勝感歎不憚批旨之張大
為卿歷言而條陳卿其同厥庶位益殫對揚之休
副提學沈象奎陳勉疏批 戊辰

省疏具悉卿即帶閣銜而兼王署之臣殊與他王

堂尤為異焉而所陳亦為切實深庸嘉歎卿之所
陳其條有二曰敬勤憂勞而興治曰怠惰安逸而
危亂大抵人君出治御世之道莫過於斯故敬勤
憂勞有一時之苦而啓萬世之興治怠惰安逸有
一時之便而致萬世之危亂其事雖小其幾甚畏
為人君者豈不知彼好而利己此害而病國猶不
能捨此而取彼者惟外馳於物慾忘天理之當然
不覺漸入於怠逸之境不量求治於未亂偏取目
下之快不思鎮安於未危頓忘來頭之慮然則心
泄因循實非治世之義事奮發振勵正宜今日之

及聖德集卷之八十五
急務可不體念而服行當書疏中要語付諸殿壁以觀卿亦勿謂一時之疏益勉啓沃之責不亦悅乎

右議政金載瓚因臺臣柳遠鳴疏陳勉後自引劄批
省劄具悉卿懇建極之治豈惟我家心法天下萬世在君師之位者所共當由也然人君不能獨運于上必待股肱耳目之臣同寅協恭貞白一心使賢愚清濁邪正是非不相混雜然後立賢無方去邪勿疑之治乃可從欲而成予方以是自勉卿之

眷眷之誠不待今劄而予嘗欽歎今見卿劄益見其言之切當可不體念乎卿亦益殫乃心董率具僚申勉秉銓之臣相與精白對揚予之望也卿之辭巽萬萬過矣安心勿辭視事

掌令安光宇陳勉疏批

省疏具悉爾即臺諫也臺諫者人主之耳目也耳目者人之所不無者也所不無者無則是可為人乎哉是故國家設置臺閣其意甚重何也上自人主之闕失下及百僚之是非莫不陳之犯顏而不聽則至死而不改聽而後已使人君之政得其正

風俗之變得其本此所謂設朝廷之中有臺閣之本意也今也則不然臺廳之長鎖惟同國家之恒典陳勉之未聞殆成臺諫之例習論思啓沃之責雖異於王堂補過拾遺之道專美於王署乎然則不可以傳謄故紙為一時塞責者明矣今者爾疏中陳六條之綱目叙一時之急務其綱維何曰立志曰居敬曰明理曰克己曰振紀綱曰節財用立志者為學之肯綮也居敬者明理之樞機也明理者吾心之圓鏡也克己者孔聖之心法也紀綱者係一國之安危也節用者在一身之奢儉也立志

然後學問進而德業廣可望居敬之效居敬然後心主一而志不擾可期克己之工克己然後於是乎天下之人皆與其仁衆物之私不敢勝公至於紀綱之振與不振用度之節與不節特一舉措之如何而已此所謂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何患乎為國之不治何慮乎一身之不善乎至於事君者必先修其身云者言則好矣此有不然者芻蕘必擇聖王之所行好問好察治世之盛節豈可曰臣下之不修己身而不聽其言之可以用者乎是以先使羣下先修其

身而進言不若擇其言之善不善而不擇其人之善不善者爾之所言實是過言體念留念雖似例批其言則服行之本死法活法語似迂遠其實則自有妙理今日批旨實不出於體念數箇字而已此豈恒用之文字而然也爾之所陳言言切當條條甚好當益加體念而服膺矣

大司憲李直輔辭職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日候方長正當懋學之時成就德業每思賢人之輔予不逮以裨益學問助予寡昧以資補國政非但予小子之所願實是舉國人之

所望予惟否德每恐諸賢之心乎難回然我心若誠彼心可感故申敷十行罄示至意竊冀幡然改圖以副小子所望乃者異牘繼至其意則無非辭異之意也其言則無非過當之言也以卿之宿德賢人豈不思小子之如渴之望而乃不自任以堯舜君民之責而反浼浼者如此耶苟求其由莫不由於小子之誠禮不足故也不勝愧慙誰恨誰咎然卿疏中招延賢士之方極為切當方欲依卿之言廣加抄選卿亦知此意稍俟生涼先即上來責我朝端為儒賢之首則彼被選之士亦將相率彈

冠而來是予至望也是予至望也

大司憲李直輔附奏批

招賢迎俊當時之急務勤講勉學平日之所念苟求其實捨誠而何夙宵憧念恒切于中薰陶啓沃之責多賴王署之臣昌言嘉謨之進每見章奏之間然而多聞博識莫先於山林宿德之士成就德業莫勝於草野老成之人是以敷心曲之懇懇望卿等之于予及見附奏之辭意旨哉卿言之切當先戒講學之間斷又患緝熙之少工論批旨之近於例歎敷施之未有實端本清源以盡治化之極

乾旋坤轉以期雷風之象何莫非予小子之自反處古語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知者易也行者難也近日章疏之盈於公車者莫不出於勤講圖治等語而予猶有所未盡於立志實下工夫故未見於動靜云為之際發號施令之間者良以此也此亦予誠之不足於學問之道而此可為賢者立朝匡救之時也則卿等之棄予浼浼豈非予小子之萬萬悶切者乎雖使五尺之童必言今日之急務則曰莫急於招賢以卿等宿德宏儒何不思懇懇切切之言而徒自過謙而辭病乎勿使予有求賢

不以誠之恥予亦能使卿盡今日忠於國之義則
豈不兩美乎哉卿以受遇先朝之人其於追先
報今自當百倍於人而固守東岡之陂豈予之所
望於卿哉卿試思之高宗中興之主也而任傳說
以啓沃之責至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予雖不敏
豈使伊尹專美於成湯傳說專美於高宗卿須體
此意以伊尹若撻市為心予當以顏淵舜何人為
心望卿念手足備成人之道追良臣輔君聖之意
待秋涼即起登途以副輿人之願俟招延事實筵
詢于大臣吏判則僉曰善矣予亦以博採以啓為

教而在朝之臣有難一一知巖穴讀書之士其躬
行心得多聞博識之士卿等宜有所商量于心者
卿其列錄以奏是亦卿輔予之一端也卿須諒之
卿須諒之

正言李永純陳勉疏批

省疏具悉近日諸臣之章疏非不好矣其極為切
當於予者亦無過於爾疏先陳講學之不勤勉立
志之工夫不實次言幽獨之不嚴歎玩好之易近
難退試射賞之太濫頗疊近習輩之無忌畏憚非
但爾言之切實實是予躬之藥石其道則勤講學

以致立志之實效慎幽獨以期表裏之相同謹賞
罰以明嘖笑之所戒抑近習以行官府之一體何
莫非予之體念服膺處其本則無不由於奮發振
勵予當於奮發振勵四箇字上益加留念爾以新
進之官有此切務之言深庸嘉乃於予心且喜臺
閣之得人爾其勿辭救護親病俟間察職

右議政金思穆拜相辭職疏批二首

省疏具悉卿懇向日敦諭之後意謂卿幡然膺命
延佇多日巽章始上以卿忠國愛君之心豈不諒
予渴望之心而欲備黃閣之故事耶卿試思之卿

之受遇於昔年予之倚毗於今日果何如也見今
國家雖似無事朝廷之上恬嬉成習閭里之間民
生困瘁風俗日漓憂虞多端不病之病日甚一日
其變理調元之責誰將任乎必也卿與左相精白
一心共濟艱難使國家有賴民生受惠挽既瀆之
俗消未著之憂即莫大之急務而一日不可緩者
也望卿無復控辭即起肅命庸副予意言不多誥
卿其悉之

省疏具悉卿懇日前批旨之後意謂卿幡然出膺
異牘又至自愧誠淺卿試思之此何等時也政教

不修紀綱有掃地之歎民生俱困京鄉有倒懸之慮至於亢旱不雨咎徵又見此皆予否德之所召而匡弼翼輔制于未亂保于未危顧不在於輔相之責耶譬如大舟盪漾於洪濤之中其轉危而安濟險而涉在於副手梢工云者卿疏亦言經所云為舟楫而為益梅者正謂此也然則其任也顧不重歟况卿遍歷已久地望已高以追先報今之心坐巖廊而董具僚使百度貞而庶政舉則豈徒一舟楫比哉實勝百梢工在焉予豈可虛言於卿哉然則予不以此心望卿是予失卿也卿不以此心

答予是卿遐予也予於此豈不悚然而益加惕然哉望卿須體此意即為肅命

王堂任百禧洪儀泳故事批

命爾等陳歷代治亂興亡之跡今見所陳之故事上番陳宋主寬猛得中之喻下番引歷代一治一亂之說其件雖異其本則同是故古人有言人主一心萬化之原寬政亦出人主之心猛政亦出人主之心寬過則似愛民而反有害焉猛過則似擾民而亦有害焉惟寬以示仁猛以示威亦可謂一治之端何憂乎偏勝何患乎國亂然非明理使仁

威有過錯之歎非學問使邦國有危亂之失此即
下番所謂程朱子發揮之旨溯本窮源吾夫子損
益之法勉仔不已則可使寬猛兩相不悖如鳥翔
車輪即上所謂上下番所陳之說其本則同焉者
不亦當乎亦豈不於予政美且休哉予方以兩儒
臣之進言參互看之而體念益勉緝熙之工爾等
其亦知予此意思啓沃薰陶之責答今日如是之
教

公忠監司鄭晚錫辭職疏批

省疏具悉子路賢人也猶喜聞過未之能行惟恐

有聞今者繡啓言卿之煩苛無異於官箴煩則思
簡苛則懋寬濟之以威猛可使寬嚴兼有剛柔得
中何有乎恬嬉之成習何患乎牽架之為能卿益
勵此箇之道對揚欽哉之義當此旱災轉甚民事
孔艱政宜撫摩莫接之不暇更勿如是辭巽即為
專意察任

時原任大臣請寢洪世周付職聯劄批

省劄具悉卿等之懇顧今 慈宮之患候多日彌
留承候之艱乏常所憧念思我 慈宮慰悅之方
體我先朝至情之義遂有付職之命此豈予從

思而然也卿等之以此難慎未及詳知予意之致予雖不穀何敢以先朝不行之事行之先朝不施之政施之乎予則自以為今日處分得當况先朝丙申之教昭載於文簿未聞其時之爭執以我 先朝之盛德至善不為三思而有 命耶然則今日卿等之請亦曰萬萬過當而萬萬未思之故卿等若以追先報今為心則先以此道承順知此箇之義益諒予志更勿如此是予之望也

左議政金載瓚因洪世周事請譴劄批

省劄具悉卿懇此事卿為如是者卿之執堅矣予

則曰未深思也卿以義理為言義理 先朝之義理也朝廷 先朝之朝廷也行 先朝已行之事何損於今日乎庚申以前之朝廷異於今日之朝廷乎義理一也朝廷一也其家之貌樣前後一也其父可以承候仕宦其子不可為何為也况以先王之心為心慰悅我 慈宮即小子之所當然者乎卿其諒之卿其諒之安心勿辭視事

兩司請討李審度合啓批

今日之國家即 先大王之國家也今日之臣子即 先大王之臣子也我 先大王盛德至善與

天地同其大與日月合其明至精至微之義理質
聖人而無疑垂萬世而有辭 聖孝之出天無窮
又萬古帝王之所未可企及八域含生之類孰不
知之而彼李審度者乃於今日忽為 先朝丙申
以後所無之疏以憾我 慈宮之心使予焦煎罔
措不知所為慰安之道噫何其不忍之甚也渠則
獨不知 先大王之苦心盛孝乎其罪一也向來
洪世周事予豈有一毫私意乎蔽一言曰以 先
朝之心為心為慰悅篤老之 慈心也渠不承書
則已矣乃以此敢較量於 先朝處分抑揚為說

顯有嘲訕之意其罪二也某年二字雖無心之發
口者 先朝若聞此二字則 王色怵然俾不敢
道內外大小臣民之所共知渠敢直犯無難筆之
於書其敢謂今日異於昔年乎其罪三也其疏中
婦人以下句語罔非無嚴不道之語予不敢索言
其罪四也色目之說不但禁令其意敢驅滿朝之
人於黨習欲為眩亂義理誑誤人心為凶逆分疏
之計其罪五也此等變恠之出于實痛焉予實慚
焉然今若鞫問問供之際不得不及其疏中之語
然則非不敢道不忍提之意也不允為配罪人李

列聖御製卷之八十五
審度加施籬置之典

列聖御製卷之八十五

